

文化 看见时代



回民支队营以上干部庆祝整编留影(1946年4月3日摄)。杨杰一位于前排右二。



1953年春,杨杰一(右二)与儿女杨光明(右一)、杨若梅(左二)、杨光第合影。



1959年上映的电影《回民支队》宣传照。



表彰杨杰一在全面抗战时期作出贡献的三级独立自由勋章。

“父亲身上的弹伤，是永不磨灭的勋章”

目光慈祥而刚毅，帽上的五星熠熠生辉，老照片中端坐在椅子上的是老战士杨杰一。他1904年生于河北省肃宁县，194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在抗战时期历任八路军回民支队军事教官、大队长、参谋长等职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与3名儿女留下了珍贵的合影。照片中，在他和长子杨光第怀里的，分别是当时3岁的杨光明和1岁的杨若梅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驰骋于冀、鲁、豫广大敌后战场，炸桥梁、破公路、打伏击，进行大小战斗近千次，消灭日伪军36000余人，令敌人闻风丧胆，被誉为“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”。

“父亲会打仗，最早是父亲的战友说起的。”据杨若梅介绍，杨杰一亲历了回民支队的各个主要历史时期，参加并亲自指挥大小战斗无数，其中一场打击日寇运输车队的战斗最为精彩。

1941年秋，时任回民支队三大队

副大队长、代大队长的杨杰一接到命令：设伏焚毁日寇押运物资的军用汽车。狡猾的日寇深知战时物资的重要性，一度中断运输，防止被埋伏。

为引蛇出洞，杨杰一带领三大队在交河、阜城地区猛烈进攻，打击出来抢粮的日伪军，致其几乎遭到全歼。他们又向各个村庄多要担架，声称转移伤员，有意扩大伤亡数字，迷惑敌人。日寇以为运输物资的时机到来，决定用汽车突击运输物资。回民支队的战士早已设伏，一边猛打猛冲，一边利用掷弹筒牵制据点敌人拒其增援，最终成功焚毁日寇车辆，圆满完成任

务。在司令员马本斋的指挥下，回民支队在抗日战争中屡建战功。在一次次激烈的战斗中，许多战士流血受伤、为国捐躯，杨杰一也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。杨若梅至今还清晰记得父亲身上弹伤的位置和大小——背上的伤有碗口大小，面部有子弹擦过的伤痕，小腿上也有一处伤……杨若梅

感叹道：“父亲身上的弹伤，是永不磨灭的勋章。”

“在一些人的认知中，回民支队是由清一色回民组成的队伍，其实不然，其中还有不少像我父亲一样的汉族官兵。”杨光明介绍，在党的团结领导下，支队里的汉族官兵都很尊重回族风俗习惯，回民支队不仅是党团结回民抗日的旗帜，也是回汉团结抗日的旗帜。他说等退休了，一定要回河北老家看看回民支队的兄弟。”杨光明至今难忘父亲说这话时望向远方、若有所思的神情。

和平年代，回民支队团结一致、英勇善战的故事被人们传颂。杨光明回忆：“1959年电影《回民支队》放映后，院里的孩子们都跑到家里来，缠着父亲讲回民支队的故事。”从那之后，杨杰一常给孩子们讲述战斗故事，弘扬革命精神，传扬民族友谊。

在父亲精神的感召下，杨光明18岁时报名参军，杨若梅和弟弟杨建柱

也都随后参军。“小时候父亲常说，保家卫国是最光荣的！”

1963年，杨杰一因病逝世，骨灰安放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。2025年清明前夕，他的骨灰迁回河北省肃宁县冯家庄村。英雄魂归故里，长眠于这片他曾与战友浴血捍卫的土地。

在河北献县的马本斋纪念馆里，史料无声地诉说着回民支队的热血传奇。那些曾以血肉之躯筑起长城的战士们，他们的英勇与精神，于此汇聚，凝成永恒。

回民支队的战旗虽已隐入历史烟云，但那在华北平原上空激荡过的呐喊与荣光，却化作民族精神天空中永不熄灭的星辰，照亮了历史的天空，更深烙印在后人的心间。

它像一盏不灭的明灯，指引着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们——铭记牺牲，珍视和平，守护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家园，用奋斗与担当续写这片土地上新的荣光。

新华/传真



▲杨光明(左二)在马本斋纪念馆向小学生讲述杨杰一的战斗故事。

“战争虽然残酷，但我从未害怕”

一张拍摄于1942年7月的老照片，画面中身着戎装的少年目光如炬、坚定刚毅。他叫王生，那年16岁，刚调到淮海军分区新二团时，战友为他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军装照。

王生的家乡在江苏省灌云县。1938年初春，日寇的铁蹄踏破乡村的宁静。在那场惨绝人寰的屠杀中，王生失去了除姐姐之外的所有亲人。弟弟俩辗转流浪，最终在1940年迎来人生转折——14岁的王生毅然加入八路军，投身苏北抗日根据地东(海)灌(云)沐(阳)地区的烽火前线。作为教导一旅二团宣传队队员，他背着标语袋，提着榴弹筒穿梭战场，将“抗日救国”的呐喊“刷”在苏北大地上，用滚烫的青春唤起无数同胞救亡图存的决心。

1942年，王生在战火中光荣入党，并转编为新四军战士。他主动请缨从相对安全的盐阜地区重返淮海前线，在战略反攻的洪流中书写热血篇章。在众多浴血记忆里，1945年的淮阴战役始终镌刻在他的生命年轮中。

淮阴(现为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、淮阴区所在地)是当时苏北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和水利交通枢纽，被日军占领后成为日军屯兵要地。日军在淮阴城构筑了号称“固若金汤”的防御

体系，大运河环绕的城墙高达十余米，城池四周密布的铁丝网、地堡群、炮楼与卫星据点形成立体防御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投降后，盘踞在此的日伪军仍负隅顽抗。8月26日至9月6日，为肃清苏北根据地内的残留伪军，新四军以第3师主力攻取淮阴城。

王生所在连队承担主攻淮阴城西门的重任。面对枪林弹雨，战士们前赴后继，架云梯、垒工事、挖坑道。总攻提前，战机稍纵即逝，王生和战友迎着“暴雨般”的子弹强行登城。

一枚迫击炮弹在王生身边炸开，“炮弹爆炸的瞬间，右耳只剩嗡嗡。”老人轻抚左肩胛骨上拇指大小的凹陷，平静讲述着那场牺牲200余人的激烈战斗：“你们摸摸这里，当时的弹孔还在呢。战争虽然残酷，但我从未害怕，也永不后悔！”

最终，新四军第3师以雷霆之势攻克淮阴，首次解放了这座沦陷6年7个月的古城，使苏中、苏北、淮南、淮北解放区连成一片，打通了华中四大解放区生命线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王生转战公安战线与工业建设前沿，先后在无锡市公安局、江苏省公安厅和南京钢铁厂工作。

离休30余载，他和战友们组建战地回访团编撰史料，在校园与教育基地讲述抗战故事，将抗战精神化作种子播撒。

如今，在位于南京的家里，年近百岁的王生与女儿一起生活，享受天伦之乐，闲暇时拍照、唱歌，生活幸福宁静。

“我们这一代人为了民族解放、人民幸福，纵使枪林弹雨、伤痕累累也矢志不渝！”

正值抗战胜利80周年，这位年近百岁的老兵寄语青年：“希望年轻人不怕吃苦，坚定信念，珍惜生活，珍爱和平。”

王生老人的话，朴素却铿锵。这不仅是对青年的嘱托，更是一代人与另一代人的精神接力。

从战火纷飞的淮阴城到宁静祥和的南京寓所，从冲锋陷阵的战士到默默奉献的建设者，王生老人用跨越世纪的生命轨迹为我们标注了信仰的坐标——那是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挺起的脊梁，是一代青年用血肉之躯写就的答卷。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。让抗战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，就是对英雄最好的致敬！

新华/传真



1942年7月，16岁的王生在淮海军分区新二团。



2019年7月4日，在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，王生(右一)与南钢离休老干部参观史料陈列展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。



1945年9月，新四军参加淮阴战役的部队通过运河浮桥。